

[美国] 萧逸 著

今宵月下翺



华文出版社

846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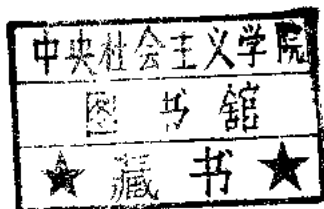
I.712.4
30



200360420

今宵月下剑

(美) 萧逸著



华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主 编:吴修书 刘万所

责任编辑:徐 贲 李 珉

封面设计:胡劲长 姜保玲

版式设计:陈慶灿

今宵月下剑

(美)萧逸 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字数 178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-30,000 册

ISBN7-5075-0192-2/I·89 定价:5.00 元

JK97/116

内 容 简 介

神出鬼没的江南十二舵舵主梁金花率领“混江七龙”等人，企图在洞庭湖中劫持用作水师官银的十万两黄金，没想到遇上了官方火力与武林高手的还击。更出人意料的是跳出红尘、身入三法教的念神州、雷仙姑，乃利欲熏心之徒，在其面对监守自盗的巨额黄金洋洋自得之际，却遇上了冤家对头任剑青与武林异人齐天恨的干预，双方旋又展开了一场罕见的生死搏杀，……

全书围绕纯洁、善良、勇敢的武林奇侠江芷姑娘坚持正义，不畏强暴，乐于助人，历尽磨难不改初衷的主线展开。故事情节惊险曲折，波澜起伏，悬念叠起，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美人上青城.....	(1)
噩梦随风逝.....	(23)
误铸天大错.....	(46)
玉女含冤回.....	(67)
“翡翠解语令”.....	(88)
含冤入狱去	(111)
法堂惊异变	(134)
江岸遇高人	(156)
名师传绝艺	(186)
血染满江红	(206)
芳心撕碎寒	(227)

美人上青城

“上追玉殿嫦娥女；下愧三春粉芙蓉”——

这是西川地方人人会诵的两句诗，人人也都知道，这是形容被誉为“西川第一美人”——“玉流星”江芷的一首绝妙好词儿！

“玉流星”江芷的“美”与“威震两江”的铁少庭的“俊”，是天下知名的——二人也同是名重武林的少年奇侠。

现在，这两个人就要结为连理了，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！郎才女貌，谁不倾慕？

整个的灌县县城都为之轰动了，人们拥挤在“都江堰”江家门口，一直到岷江口的江边上，这么长有十几好里的街道上，全都站满了人。

大家伫候着江家嫁女的行列，虽然明明知道看不见那位美人儿的庐山真面目，可是能够看见她坐着的轿子，还瞧得见吹吹打打的喜庆现象，这就够乐的了。

岷江口，停着一艘大官船，船上披红挂彩，是男方派来迎接新娘的彩船。

男家是赫赫有名的军功世家，铁少庭的尊翁铁中令，如今官拜重庆总兵，莫怪乎大船左右，站满了迎亲的卫队，朝阳下器械鲜明，甲冑交辉。

铁总兵特别派了一名姓郭的守备，负责到灌县办理迎亲之事，这位郭守备在岸边上早已伫候多时了。

岷江口因为停了这么一艘彩船，相形之下，别的船可就显得丑陋不堪，太不相衬了！

大船两侧船舷上，各站着四名肋挎腰刀的卫士，凡是见有靠近的其它船只，就大声的叱咤着，不许他们靠近，两侧民船，噤若寒蝉。

一艘高桅杆破旧的小篷舟，徐徐地驶进江口，向着岸边上拢来。

操船的头戴马连波的大草帽，四十上下的年岁，黝黑的面颊，尖尖的下巴，一身渔家装扮。

这个人好似聋了似的，压根儿就没听见大船上的喝斥声，他大咧咧的把船向岸边靠近，手里扔出了一个绳圈，不偏不倚的套在了岸边的木桩之上。就这样他两手交替着把小船拢到了岸边，身子一跃，已跳上岸。

公门里干事的主儿，岂能吃这一套。

这汉子不是刚上岸吗！迎面可就被一名卫士踹了一脚，这一脚还真不轻，正踹在这汉子的右腿跟上，那汉子一踉跄坐在地。

一刹时拥上来三四名卫士，把这汉子围在了当中。

一名卫士手指着他大声斥道：“个龟儿子！你耳朵聋了吗！这里不许停船，滚！再不走，老子宰了你。”

说着话，抡圆了“叭！叭！”就是两记耳光。

被打的汉子两手挣扎着，嘴里唧唧哑哑，却不知他说些什么，就是没有走的意思。

带刀的老总，可不吃这一套，三四个人合力把这个汉子抬了起来，正要往水里扔。

猛可里一人大喝道：“慢着！”

各人看时，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负责迎亲的郭守备，一时吓得松了手脚。

那汉子由地上爬起来，惊悸地向这边看着，嘴里唧唧地乱

声叫着。

郭守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们几个胆敢在这里惹事，还不快退下去。”

四名卫士一起躬身行礼。其中一人手指汉子道：“这家伙是故意惹事，请守备……”

郭守备沉声道：“不要说了……这地方人家就来不得么，你们下去。”

四卫士碰了一鼻子灰躬身退下。

郭守备打量了一下对面的汉子，四十一二的年岁，年岁不大两鬓却有了白发，黑瘦的脸，身材又瘦又高，一双深陷的眼睛珠子，透着机灵，在眼眶子里，骨碌骨碌转个不休，身上黄丝绸子的一套短衫裤，足下是一双多耳芒鞋——一副当地土佬儿的装束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谁看了也不会起眼。

郭守备沉着声音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惹事？”

那汉子比手划脚咿咿哑哑讲个不休，敢情是个哑巴。

郭守备气得往地上啐了一口吐沫，频频挥着手道：“去！去！快请一边去吧！”四周看热闹的人也由不住都哄然地笑了。

那个哑巴倒是看懂了，转身就溜。

他也没跑远了，就在附近的一个面摊子上坐了下来，比着手势要了一碗担担面，加了很多辣椒，就唏哩呼噜津津有味地吃着。

谁也看不起一个哑巴，大家注意力可就移到了正前面的大街上。

这时候，可就听见了唏哩哇啦地吹奏声音，每个人的脸上，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。

两列迎亲的卫队，把人群向两边用力推开，空出了正面的

空地——在这块空地上，女方新娘子要在这里下轿，男方代表郭守备要举行一个简单的迎亲仪式，地上铺着一块崭新的红布，设有一张喜桌，上设油盏。

一列长鞭炮霹雳叭啦地燃点了起来，小孩子叫笑着满地拣拾着未爆的纸炮，大人笑小孩叫，乱成了一片，叫笑声中可就看见了新人的彩列。

排场还真不小，前面是三十人大列的吹鼓手，后面是四匹骏马，分别乘骑着女家的亲属四人，再后面才是一乘八抬的红顶大轿，彩轿两侧跟着两个婆子，两个丫鬟，丫鬟婆子手里都抓着一块大红手绢，摇呀摇的，可就慢慢地走近来了。

“新娘子来罗！”

“新娘子来罗！”

大人叫，小孩跳，街两旁的群众拥挤得像是两堵墙，水泄不通。这当口儿，那个吃面的哑巴，却丢下了面碗，全身站在板凳上，也跟着大家看新娘子。

新娘子的轿子来到了面前，四匹马上的人都翻身下马，四个人是女方的亲属，其中之一，也就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，是新娘的胞兄，人称“破空拳”江杰，西川地面上很少有不知道这个人的。

这人三十一二的年岁，生得鼻直口方，英气勃勃。

由于“玉流星”江芷的父亲“神医”江大春，三年前不慎坠崖而死，这件婚事，就由“破空拳”江杰出来主持！

郭守备老远大步赶上，抱拳道：“江大相公……有劳，有劳。”

“破空拳”江杰也施礼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！郭老爷多辛苦了。”

喝了送迎酒，男方大船上下来一个女眷——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，她是铁少庭的胞妹，是专为来迎接新嫂子的。

只见她二十不到的年岁，高高的身材，一身大红，气质妍丽丰逸，高贵华美，举止森秀幽淡，清丽舒徐，不愧是大家闺秀。

两名秀丽的丫鬟跟在她身子后面，一行三人姗姗行到了轿前站定。

这时候，在场各人出乎意外的一片安静，鸦雀无声，每一个人眼睛睁得极大，就等着一睹轿子里佳人的风采。

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含着微笑，揭开了轿帘，四周爆出了一片赞美之声。

新娘子头上还盖着盖头，一身大红，虽然看不见她传说极艳的芳容，却看得见她妍婷的身材，纤纤玉手和露在云鬓香肩之间的一截玉颈，当真是味满迂迴，引人入胜。

只见她慢移莲步，在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的扶持之下，先向四亲人一一大礼，遂即慢慢转过身来，转向大船上行去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人群里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叫声。

那声音听在耳朵里，说不出的一股子难受味儿，似闷又哑，欲朗又掩。

在众人惊闻动心的一刹那，一条人影起自人群，足足拔起了有六七丈高下，像似抄波的燕子蓦地向下一落，正好落在新人行列之间。

光天化日，正在接亲仪式进行之下，这种举动太惊人了。

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人正是方才大闹河岸的那个哑巴。

这可真是天大的怪事儿——

只见那个哑巴嘴里哑声怪叫着，即向新人“玉流星”江芷身边扑近。

这种突然的举动，使得在场主客双方，俱都大吃了一惊。

还了得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然有人胆敢当众劫婚？

郭守备职责所在，大惊中也顾不得眼前的礼节，由于他站立的地方，距离新娘最近，正好首先迎上那个劫婚的哑巴。

怒极之下，这位守备老爷“呛哪”一声拔出腰刀，即飞起一只右腿，照着这个哑巴身上踹去。

四下秩序，一时大乱。

那个哑巴，端的是一身好功夫。

郭守备一脚踢到，却被哑巴一探手就抓住了脚脖子，只见他面现怪相地哑叫了一声，用力一拧，“喀喳”地一声骨响，郭守备痛得“嗷哨”一声大叫，一条右腿已被生生折断。

哑巴右手向外一翻，郭守备一连在地上翻了两个斤斗，栽倒在地，只痛得全身打抖。

他因为职责在身，虽重伤之下，犹不敢疏忽职守，当时大声喝叱着道：“拿人哪！”

两侧卫队早已自动奔前，此时闻令，更不怠慢，各拔腰刀，众声喝斥中，一拥而上。

眼看着十数把寒光熠熠的钢刀，一齐向着那个哑巴身上猛砍直劈而到，盘算着那个哑巴，即将是如何惨不忍睹的一副形象？

事实上，大大的不然。

十数把钢刀围攻之下，那哑巴只伸出一双黑瘦的胳膊，看不清他是怎么的一个姿势，总之，在他伸出的双手一阵乱舞之下，来犯的十数口钢刀，一齐都落到了他的手中。只见上来的那伙卫士，更是不攻自散，丢了手里的刀还不说，一个个踉踉跄跄，叫嚷成一团。

那个哑巴嘴里“啞啞”大叫着，把拾在手里的十数把钢刀一阵乱拍急折，兼以双足乱踏，刹时之间，已成为一大摊破碎

烂铁。

这番情景，看得每个人胆上生毛，俱不禁目瞪口呆，作声不得。

这当儿，“破空拳”江杰，已把妹妹快速的搀回轿内，愤怒之下，他也顾不得自己身份，大吼一声，腾身而起，落向那哑巴身前；一拳向着哑巴后心上直打了过去。

大家乍见新娘之兄出手，俱都大声喝起采来。

群众的心理是微妙的，人人都存着看热闹的心意，真恨不能现场能出上几条人命才算过瘾。

“破空拳”江杰是有名的少年侠客，武功自是不同于一般，他既然出了手，大家料想着那个哑巴是活该倒霉了。

事实上，又不是那么回事。

江杰既以“破空拳”成名江湖，自然拳上功力诚然可观。这一拳由于是在怒火头上，更用了十成力道；“呼”一声，直逼后心打到。

哑巴像是后面长了眼睛一般，就在江杰的拳头眼看着即将打中背心的一刹那，他身子如同一阵风也似的，“呼”地一下子转了过来。

他身子扭曲着，就像是一条蛇似的。

江杰那等凌厉的一拳，居然是打了个空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江杰不觉脸上一红，怒火中乃自展开一路“混天拳”。该拳共分十三式，又名“混天十三拳”，乃江杰最为拿手，却又不轻易用的一套厉害拳法。一经展开，但只见拳影漫天，虎虎生风，不怒不悻，却备刚柔之气，又绒缕极密，不露痕迹，端的是横绝六合，别开天地。

然而那个哑巴的身法更是高不可测。

只见他时蹲乍伏，倏起又落，左舞右闪，弓前缩后，妙在江

杰的每一拳，都是差在毫厘之间，而未能打中其体。这番情景，倒像是大人逗小孩子玩耍一般，一任江杰拳式是何等猛厉，却未能触沾半点便宜。

哑巴一边与江杰动手过招，那双眸子却不时注意着彩轿的动静。

这时男方乘乱就想把轿子抬上大船，可是却未能逃开那哑巴的双眼。

只听他“咿哑”地一声怪叫，身子蓦地腾起，却把头上一顶马连波的大草帽，远远向着轿方掷来。

顿时，就有两个轿夫栽倒，那顶大花轿猛地向下一栽，差一点把新娘子给栽了出来。

那个哑巴叫嚷着扑向轿前，双手一阵乱翻，几名轿夫，被高高抛空而起“卜通！卜通！”一连串的水响之声，俱都坠落江水之中。

“破空拳”江杰怒吼声中，抖出了一杆“蛇藤棍”，抡圆了向着哑巴当头击到，却被哑巴劈手给抢了过来，江杰还想扑去，那哑巴劈空一掌击出，江杰全身一个颤抖，顿时就僵立在当场，动弹不得。

喊杀中，十数卫士再次扑上来，刀剑齐下。

这一下子，似乎把那名哑巴给惹火了，只听他嘴里连声怪叫着，不退反进，身过处，那几个亲兵卫士纷纷被抛空而起，刹时间，跌了个唏哩哗啦，鼻青眼肿。

哑巴仍然不变初衷，目的乃在轿内的新娘子，一路起纵如飞地扑向轿前。

这当儿，轿内的“玉流星”江芷，再也难以保持缄默了。

就在那中年哑巴扑向轿前的一刹那，“玉流星”江芷蓦地拉下了头上的盖头，一声娇叱，随地一掌直向着迎面哑巴头上

劈来。

掌风飒然，有如万劈！

中年哑巴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身手，在“玉流星”江芷的凌厉掌势之下，他身子陡地向左一闪，滴溜溜一阵子疾转，“玉流星”江芷那等猛锐的掌力，竟然化为无影无形。

“玉流星”江芷大惊之下，更不甘示弱，她足下力点，已自轿内窜身直出。

像是一片红云般地凌空直起，直到此刻，现场各人才算真正的看见了“玉流星”江芷的芳容。

虽然是惊鸿一瞥，亦可见其清澈神姿，绝代芳容，当真不愧为西川第一美人。

眼看着她凌空飞下的身子，与抖出的一双皓腕，直向着那中年哑巴身上扑去，有如飞鹰搏兔，野鹤归云。

中年哑巴嘴里“唔啾”一声怪叫，身子猝然腾起，他出手如电，只是一伸一转，已把空中的美人儿擒在手中，只见其右手轻轻拍向江芷后背。

“玉流星”江芷欲挣无力，娇吟了一声，顿时伏在他肩上人，人事不省。

全场大惊，只是却无人再敢阻拦。

眼看着那中年哑巴抱持着江芷，起倏落地直向江边扑去。

猛可里一声清叱，一条倩影，自右侧袭上来，现出了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娉婷的身影。

这位小姐急怒中，展出了她的一对“鸳鸯刀”，身子向前一凑，右手鸳鸯刀劈顶直下，左手鸳鸯刀，却贴着地面，飞卷而出，如同一道长虹，向着哑巴后背上砍来。

这一双刀施展得疾快无比，眼看着那哑巴已在刀光笼罩之中，却只见刀光下的那个中年哑巴，身子一拧，硬硬地向左

面错开半尺有余。

铁小兰上面的一口刀，可就落个空。

同时间，那哑巴的一只右手，已抓住了铁小兰的另一口刀身之上。

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用力地向后夺刀，那口刀在哑巴手掌力之下，有如钢打铁铸一般，休想抽动一分一毫。

铁小兰猛然抬头，却只见哑巴诚然在盛怒之中，一双眸子内精光进射，那副样，简直就像要把她生吞了一样。

铁小兰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遂觉出手上钢刀起了一阵颤抖，却见哑巴已松开了手，频频向着自己冷笑不已。

那口被哑巴抓的鸳鸯刀，显然已改了模样，刀身上现出一个清晰的手掌痕迹，非但如此，五指内力触处，刀身上已被贯空了五个透明窟窿。

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有生以来，也没有见过这等怪事，当她目注着这口刀时，吓得全身冷汗涔涔。

哑巴也并不为难她，他带着胜利的冷笑，一双寒光闪烁的眸子，慢慢扫向在场各人……

凡是跟他目光接触过的人，无不瞠目变色。

再也没有一个，胆敢向他出手了。

哑巴一只手抱着“玉流星”江芷，大步走到了“破空拳”江杰跟前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缓缓伸出了一只手，在江杰颈后用力的拍了一掌，江杰身子一踉跄便坐在地，“哇！哇！”一连吐了两口痰，穴道算是解开了。

那个中年哑巴“哇啦，哇啦”地说了几声，一只手向江杰比着手式。

江杰是“瞎子吃芥末”干瞪眼，一句也不懂，同时他也明

白，对方是个哑巴，虽然口不能言，却是武林中一个罕见的异人，在场各人简直是无法望其项背，如不知趣，只怕更要大大吃亏。

所幸，那个哑巴旨在劫人，并无害人之心。

他虽咿咿哑哑说了半天，无奈对方一句不懂，他也就懒得再多说了。

转了个身子，他又来到了“剪空春燕”铁小兰面前，原来铁小兰早已为哑巴的超人神功吓呆了，手上的刀也掉在地上。

那个哑巴却弯腰把那口留有他指痕的鸳鸯刀拾起来，重新交在了铁小兰手里。

他手指着刀上的指痕，咿哑地说了几声，比着手势，脸上带出自豪的神色。

铁小兰虽不知他说些什么，却猜出了他的意思，那哑巴显然是要她留着这口刀以示外人的意思。

哑巴比说了一阵，确定再没有外人与他为敌之后，才扛着江芷向江边行进。

他的那艘篷舟就系在江边上，他走到了船边，先用脚尖把绳套踢落，随后飘身而下。

偌大的一个人，更何况还抱持着一个人，两个人的重量该是何等之大！事实上却是轻如鸿毛。

两个人落在小船之首，那艘小船，只不过微微地点了一下头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这艘小篷舟一径的顺着岷江江水，一泻如箭而逝。

山行中，“玉流星”江芷，渐渐地醒转。

她睁开了眼睛，发觉到自己在一个人的抱持之下，正向着

云雾飘渺的山岭间行走着。

先是一惊，可是她立刻就镇定下来。

她发觉到抱持着自己的那个人行进的步子极快，自己在他抱持中起落前进，有如狂风飘絮，但只觉得两耳生风，轻快极了。

“玉流星”江芷在武林中，正是因轻功见长，所以才博得了“玉流星”这个外号，可是她此刻默默察看这个抱持自己的人，那身杰出的轻功提纵之术，真不知比自己强了多少倍……

他似乎完全是靠着一双足尖前进，往往只轻点一下，即可前进丈许，一双足尖走在路面，看来宛似凌空踏行一般。

“玉流星”江芷在短时的回忆观察之下，已经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——

自己是在迎亲仪式进行中，被一个哑巴给强劫了去，那个哑巴也就是现在抱持着自己行走的一个人。

这一切，就像是梦一样的，难以令人相信。

可是却又是千真万确的实在情形。

想到这里，江芷由内心潜升出一股难以克制的怒火，她慢慢把真力提贯右手，偷偷观察着那个哑巴的身形部位，觉得在他背后“志堂”穴上下手，必可制其死命。

一念触及，杀机顿现。

江芷不敢把内力贯足了，为的是怕惊动了身下的那个哑巴，她只是贯注七成真力。

这等功力，以她的手法足可贯穿一堵土墙，以之袭人，自是可怕之极。

江芷一心泄恨，却未曾想到这个哑巴既能以手当刃，该是身负何等功力之人？又岂能受人暗算？

她似乎没有想过这事。